

人世間

鱼水蓬莱情

婆婆的胶东大馄饨

张凤英

我是一名远嫁的姑娘，在娘家的时候，由于家里穷没有吃过馄饨，只是听说饭馆里有卖的，菜谱上写着“云吞”。每次看见这两个字，我总想尝尝什么滋味，可总是没有机会。

第一次到婆婆家“认门”时，婆婆一家人还在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，那时候呼和浩特人管这个厂区叫“山东大院”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烟台机床附件厂支援边疆建设，许多职工去了呼和浩特。

当我跟着恋爱了两年的男朋友来到未来的婆婆家时，婆婆对我说：“今天中午给你包饺子大馄饨吧。”我想，那一定是和饭馆里的“云吞”一样，赶紧说：“好的。”

婆婆将猪前腿肉用菜刀剁成馅儿，然后放入剁碎的大葱和鲜姜，再加适量的食盐、料酒、味精和小磨香油，最后将白菜心剁碎了，用纱布去掉水分，黄瓜切丝剁碎也去掉水分，依次搅拌在肉馅儿之中，备用。

接着就是和面，将和好的面用大擀面杖擀成皮，一张超级大的面皮，用菜刀划成三寸宽的长条，再切成梯形的面皮，这就是馄饨皮了。

婆婆对我说：“你来和我一起包馄饨吧。”我难为情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包。”婆婆说：“不难，不难，我来教你包馄饨。”说着，婆婆拿起一个馄饨皮，用筷子挑上一点拌好的肉馅儿，放在梯形面皮的小头，然后向着大头卷起来，最后将两面的尾巴捏在一起，像个跃跃欲飞的小燕子。她说：“这就是胶东大馄饨。它区别于南方的小馄饨，个头比较大。”是的，它和内蒙古的云吞不一样，云吞的皮比较大，只有一点肉，煮在锅里像一片云似的。胶东大馄饨好像跃跃欲飞的燕子一样，摆在盖帘上就是一个燕子阵，个个展翅欲飞，煮在锅里像大饺子一样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等馄饨在锅里煮到都漂浮起来，婆婆连忙将其用笊篱捞起来，放在盘子里，另外在锅里做好紫菜鸡蛋汤。吃的时候，在碗里盛几个馄饨，浇上紫菜鸡蛋汤，就是一碗香喷喷的馄饨了，再滴几滴虾油，那味道绝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品尝到胶东大馄饨的味道，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包馄饨。从此我也学会了包馄饨，如今想起来，这要感激我的婆婆，感激她对我这个书呆子儿媳的传、帮、带。

自从嫁到芝罘人家，我跟着婆婆学会了許多胶东特有的美食制作技巧，有熏鲅鱼、炸刀鱼、红焖黄花鱼；有猪肉海虾水饺、酸菜水饺、荠菜水饺；还有槐树花包子、韭菜盒子等。婆婆对我总是很有耐心，手把手地给我讲解要领，现身说法，还毫无保留地把一些小窍门教给我。

岁月如梭，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婆婆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了，每当周末家里聚餐时，我总会想起婆婆。现在我也由儿媳妇“升级”为婆婆了，我也把包馄饨、包饺子和做鲅鱼的技巧传给了下一代。看着孩子们和和美美的生活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

高一平

我离开蓬莱有20年了，但有些情意是永远不能忘却的。这一次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又来到了蓬莱，一个人走在老街上，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历历在目。

蓬莱是我军校毕业后到山东任职的第一站，是在海防部队的基层单位，位于刘家旺（明代时这里曾设立刘家旺寨城，属于海防重要口岸）村后面的山头上。

接到任命命令不久，我们这些新任职的军官需要参加一次集训，集训地点位于城南一个叫南王的地方。

集训一周后，我就想山上的家了。当时，我还没有领工资，身无分文，想要离开部队外出，那可是寸步难行，于是便向手头宽裕的战友借了600元钱，一路小跑，满心欢喜地上了进城的公交车。那时，不同乡镇间是不通直达公交车的，我回山上的家，需要到市区汽车总站转车。

中巴车驶进市区时，车上的售票员开始逐人收取车票钱。我将手伸进口袋，可是口袋里是空的，装有600元现金的钱包不见了。

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开始发烫。“大姐，对不起，我找不到我的钱包了……”我害羞地低着头，支支吾吾的，不好意思抬头去看售票员大姐的眼睛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我看你是个当兵的，不会撒谎，不要难为哈。”面对身穿军装的我，售票员大姐一边真诚地安慰我，一边微笑着走开了。

这时，我身边的一位阿姨关切地问我，怎么找不到钱包了呢？我把事情如实地告诉了那位阿姨。阿姨又问我，到汽车总站后还要去哪里呢？我告诉阿姨，自己刚刚军校毕业，来到蓬莱的驻军部队工作，在蓬莱没有亲人和朋友，只有一个新家，那就是驻地在刘家旺的兵营，周末时间想回那个新家看看。

“小伙子，刚好我也是回刘家旺，咱们一起转车去。你拿着这些钱，把车票买了，他们是跑短途客运的，是小本生意，挣钱养家糊口也不容易。”阿姨在和我这番话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张20元的钞票。

“谢谢阿姨，您不认识我，我不能要您的钱。我记住今天乘坐这辆车的车牌号码，以后一定补上车票钱。”我感激地推辞。

“小伙子，你别嫌少，拿着吧。当兵的人也是离家的孩子，出门在外需要吃饭，需要坐车，口袋里不能没有钱。”阿姨的眼睛里透出像母亲一样爱怜的神色。

“阿姨，把您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，算我今天借您的钱，以后还给您。”

“小伙子，拿着吧。阿姨知道你们是为了保家卫国，才离家出来当兵，不要你还钱。”阿姨说着，把钱塞在我的手里。

第一次在蓬莱坐公交车，也是第一次在车站内转车，我一边向站内工作人员打听，一边寻找去刘家旺的公交车。我用阿姨给我的钱买了车票，然而，一直到车辆启动出发，我都没有看到那位阿姨。

半年后，我被调往别的地方工作。秋天里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车祸，导致我的右侧锁骨和四根肋骨骨折，手臂也受了伤。在车祸后的康复期里，我住在单身宿舍里，谢绝了单位安排人照顾，也不愿惊动远在几百里外的亲人们，饿了有时就泡个方便面。有一天夜幕降临后，我走出单位的大门，来到对面的一家羊肉馆改善一下生活。

这是一家中年夫妻经营的小饭馆，我点了便宜实惠的米饭和小炒菜。接下来的几天晚上，我都到这里吃饭。那天晚上，我再次走进羊肉馆，店里没有食客。那对中年夫妻同时把目光盯向了我，几乎同时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来了。”我连忙点头应声。

“小伙子，我看你不像是左撇子，你昨晚啖（方言音dai）饭，用左手拿筷子挟菜，很不得劲啊，你的右手总是耷拉着，怎么了？”老板娘问。

“阿姨，我的手受了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今晚，还是一碗米饭，再来个小炒菜。”我想赶紧搪塞过去。

作为饭馆大厨的老板并没有进入厨房，而是立在原地，一脸迷惑地看着我。

“小伙子，你姓啥？”他问。

“大叔，我姓高，您叫我小高就好啦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小高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两口子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。你身上有伤，身体需要补充营养，可你又不舍得花钱。从今天起，我免费给你加羊肉、加米饭，不要钱。”大叔像极了一位慈祥的父亲。

“大叔、阿姨，你们的心意，小高心领了，但是千万不要给我加肉加米饭，我能吃饱。”囊中有点羞涩的我，坚持着自己的矜持。

不一会儿，大叔和阿姨就把米饭、炒菜端过来了，还有一盘羊肉、一盘炒鸡蛋，羊肉和鸡蛋的香味儿扑面而来。

可是，那香味儿只在我的鼻腔里逗留了片刻，我便感到鼻子开始发酸，泪腺也在涌动。

大叔把两只手轻按在餐桌上，轻声对我说：“小高，快趁热吃吧，我们两口子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。白天看不见你出来吃饭，我俩还担心你呢！”

我用左手拿起筷子，将米饭送入口中，轻轻地嚼着，好好好香。

“先吃热乎的羊肉，快点趁热吃。小高，听话！”阿姨带着命令似的口吻。

“好”，我再次用左手拿起筷子，将一块羊肉送入口中，喉头像有东西哽住了，难以下咽。

阿姨看着我，顿了顿，对大叔说：“快去给小高端碗羊汤哈（蓬莱方言：喝）。”又对我说：“小高，你不要见外，就把我们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，在我们眼里，你是个孩子，也是我们的孩子。”

那顿晚饭，我吃了很长时间，吃得好饱好饱。

二十年了，开羊肉馆的大叔和阿姨早就赋闲在家，安享退休后的美好生活了。每年除夕，我和大叔阿姨一家人都会互相致电问候。今天，我又拨通了大叔阿姨的电话。

“小高，我们太想你了！没事的时候，你阿姨就会念叨你。”电话那头传来大叔的声音，我知道阿姨前些年煤气中毒，神智反应有些迟钝，但对当年那个当兵的小高，一直挂念着。

“哥哥，你来蓬莱了吗？来家里吃饭吧。”这是大叔儿子的声音。

和大叔一家人寒暄了好一会儿，挂了电话后，我的眼睛望向蓬莱的大街小巷。不知道当年那个在公交车上给我20元钱的阿姨在哪里？

漫漫人生路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忘不了蓬莱，忘不了蓬莱人对一名子弟兵的深情厚谊。这份情意，我会一生珍藏。

冬日海浪

赵国经

我居住的小区就在龙口海边，散步也就15到20分钟的路程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每天早上去海边散步成为我的一种习惯，这种习惯在退休后更甚。

冬天的海边，是一幅鲜活而又壮丽的画卷。冰冷的空气，刺骨的海风，为这幅画卷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，而巨浪，则是这幅画卷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主角。

冬天的海边，巨浪显得更为气势磅礴。它们犹如一群群狂暴的野马，奔腾着、咆哮着，前赴后继地涌向岸边。

海边的浪是由于海洋表面的水在风力、潮汐、海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波动。这些波动在海面上形成了一道道美丽的浪花，给人以壮观的视觉感受。海边的浪不仅美丽，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。它们可以帮助传递能量和物质，促进海洋生物的生存和繁衍，同时还可以帮助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，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和破坏。

巨浪的形态各异，有的如同山峦般高耸入云，有的如同城墙般厚重坚实。它们在海面上的翻滚、撞击、破碎，形成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。每一个巨浪的冲击都像是在演奏一首壮丽的交响乐，那声音如同天籁之音，让人心潮澎湃。

冬天的海边，巨浪与岩石的碰撞是最为惊心动魄的景象之一。当巨浪撞击到海岸的岩石上时，会溅起无数的水花和泡沫。这些泡沫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，如同一个个小小的水晶球，散发出绚丽的光芒。当这些泡沫破裂时，它们会形成一阵阵细小的水雾，这些水雾在冬日的海风中迅速凝结成冰霜，让巨浪看起来更加壮观。那些矗立在海边的岩石，就像是守护神一样，承受着每一个巨浪的冲击。

冬日海边的巨浪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，更是一种精神力量。它们用自己的存在告诉我们，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，只要有勇气和决心，就能够像巨浪一样，勇往直前，冲破一切阻碍。

我在想：人不妨学学海浪，既然有百折不回的念头，还有什么能阻挡其前进的步伐呢？